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俄罗斯族概况·····	(1)
第一节 中国俄罗斯族的人口及分布状况·····	(1)
第二节 中国俄罗斯族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	(2)
第二章 俄罗斯族迁居我国的经过·····	(8)
第一节 清初迁居我国东北地区和北京的俄罗斯族人·····	(8)
第二节 早期迁居阿勒泰地区的俄罗斯族人·····	(10)
第三节 沙俄对新疆的侵略, 贸易圈内外的俄罗斯族人·····	(12)
第四节 十月革命时期白军和俄国难民流入新疆及其被安置 的情况·····	(15)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迁居中国的俄罗斯族人·····	(17)
第三章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时期, 俄罗斯族 在新疆政治经济上所起的作用·····	(20)
第一节 俄罗斯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经过·····	(20)
第二节 归化军的组建及其影响·····	(22)
第三节 “四·一二政变”和盛世才统治时期的归化军·····	(26)
第四节 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时期, 俄罗斯族的经 济和文化状况·····	(34)
第四章 三区革命时期的俄罗斯族·····	(40)
第一节 国民党在新疆的黑暗统治和三区革命的爆发·····	(40)
第二节 俄罗斯族对三区革命的伟大贡献·····	(46)
第三节 为保卫三区革命胜利成果而战斗的俄罗斯族·····	(53)
第五章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俄罗斯族·····	(58)

第一节	俄罗斯族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贡献.....	(58)
第二节	俄罗斯族在反修防修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所遭 受的委屈.....	(62)
第三节	俄罗斯族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	(69)
后 记	(76)

第一章 中国俄罗斯族概况

第一节 中国俄罗斯族的人口及分布状况

俄罗斯原是苏联的主体民族，为白色人种，讲俄语，其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使用俄文。大多数人信仰东正教，也有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其他教派的。

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有少数俄罗斯人不堪忍受沙皇的残暴统治，逃奔清朝，被安置在中国境内居住。到了近代，迁居我国的俄罗斯人日益增多。这些俄罗斯人和我国各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与汉族互相通婚，不断接受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在相貌体型、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族。

中国的俄罗斯族大多既有白种人的血统，又有黄种人的特征。在社会上，他们都讲汉语，使用汉文；在家庭内，在与本族人交往时，他们也讲俄语，使用俄文。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既有汉族式的姓名，又有俄罗斯族式的姓名。中国的俄罗斯族人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念，认定自己的祖国是中国，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光荣成员。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

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中国的俄罗斯族共有二千九百三十三人，其中二千二百六十二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百零三人居住在黑龙江省，五十三人居住在内蒙古自治区，还有

一百零五人居住在上海、辽宁、甘肃、青海、北京等省市。

由于中国的俄罗斯族人数很少，住地分散，不可能实行区域自治。但是，无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俄罗斯族都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这就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

解放前，中国的俄罗斯族受到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歧视、压迫和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他们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的反右派斗争和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使中国俄罗斯族的少数干部和职工遭到了打击。一九六〇年以后的反修防修运动开展以后，全体俄罗斯族人都受了委屈。“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更为惨重。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认真落实了各项民族政策，使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获得了新生。他们擦去眼泪，振奋精神，热情投入到新的建设高潮中去，在短短的几年中，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中国的俄罗斯族正与各族人民一起，团结友爱，同心同德，为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第二节 中国俄罗斯族的生产、生活及风俗习惯

住在城镇里的中国俄罗斯族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他们都是国家的干部和职工。住在农村的中国俄罗斯族人，从事农业、园艺业、养蜂业和捕鱼业。少数住在牧区的中国俄罗斯族人，也从事畜牧业、狩猎业和野生动物养殖业。

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中，知识分子的人数多，素质高，不少人在大学和中专教授俄语，在国家机关从事翻译工作，在医院当大夫、药剂师或护士，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受到周围各族人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护。

许多从苏联迁居我国的俄罗斯族人精通各种技艺，父子相继，母女相传，善于驾驶汽车，鞣制皮革，修理自行车、缝纫机、钟表、唱机，裁剪缝制各种服装和家庭装饰品。解放前和解放初，新疆经济落后，技术力量薄弱，他们在手工业生产和服务行业方面曾起过很大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技术力量的日益雄厚，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才逐渐淡薄。

住在农村和牧区的中国俄罗斯族，都是富有智慧、勤劳俭朴的人。他们的居地总是挑选在远离城镇的谷地或平原中，那些地方水土肥美，草木繁茂，自然条件极为优越。他们数户或数十户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自然村，共同生产，互相帮助。解放前，他们率先采用苏联输入的先进生产工具，利用自己丰富的生产经验，开荒种地，栽培果木，放蜂取蜜，饲养牲畜，开展渔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由于他们刻苦劳动，勤俭持家，经济上比周围各族劳动群众要富裕一些。解放以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为移居自然村内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数越来越多，不少俄罗斯族人返回苏联或迁居澳大利亚，这种俄罗斯族的自然村逐渐消失，从前具有强烈俄罗斯农民特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式，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不断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中国俄罗斯族的农村居民，住木材构筑或土坯垒砌的房屋，用土墙围起宽大的院落，前院种植花果蔬菜，后院架设畜圈，建有库房，挖有地窖。畜圈中饲养着牛羊，库房中存放着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地窖里保藏着白酒、啤酒、咸渍的黄瓜

和各种冬菜。

中国的俄罗斯族按照辈份，长幼分居。他们的房屋窗明地净，装饰朴实素雅，充分体现了他们讲究卫生，喜爱清洁的民族特性。从前，卧室的墙角都有取暖用的大型壁炉，现在已为小巧轻便的铁炉所代替。他们的厨房与众不同，比较宽敞高大，除有蒸煮烹调的锅台外，还砌着一个烘制面包、点心和饼干的大烤炉。近年来多为土制小型铁皮烤炉所代替；有电的地区，则逐渐采用电烤箱了。

中国俄罗斯族人的服饰可谓丰富多彩，老年人的衣着多与苏联的俄罗斯族相同，男的穿制服、马裤、皮靴或皮鞋，女的穿连衣裙（俗名布拉祺）。中年人爱穿汉族服装。年轻人则爱追逐社会的潮流，喜欢穿形形色色的时装。

中国俄罗斯族的饮食，既具有俄罗斯人的特色，又深受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他们的主食是自己烤制的面包，副食多为俄式煎菜，爱喝牛肉煮土豆的各种菜汤，尤其喜欢吃黄瓜、西红柿等新鲜而又营养丰富的生菜。他们也经常吃包子、饺子、各式面条和抓饭。他们爱喝白酒（沃得克）和自己酿制的醇香甜美的啤酒（比沃）。他们节日制作的点心和饼干拌有牛奶、鸡蛋和黄油，夹有果酱等馅子，花样繁多，色味俱佳。

迁居我国的俄罗斯族大多信仰东正教，少数信仰基督教中的其他教派。在新疆的伊犁、塔城、乌鲁木齐、黑龙江省的哈尔滨、齐齐哈尔，都有俄罗斯族建造的教堂。伊宁市内的东正教堂建筑富丽，设备齐全，供奉着珍贵的圣母像，悬挂着八百余公斤的大铜钟，是全疆俄罗斯族人的宗教中心。解放前，中国的俄罗斯族不分老幼，都过着严格的宗教生活。他们每天都要在家进行晨祷和晚祷，星期日则集中到教堂里去做礼拜，唱圣歌，诵圣诗，听神父宣教布道。解放后，由于各类学校加强

了政治教育，社会上广泛开展无神论的宣传，宗教对中国俄罗斯族的影响日渐削弱，绝大多数中青年已经不是虔诚的教徒。

中国俄罗斯族的节日，与东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都过东正教的节日，这就是圣诞节、复活节、降灵节、报喜节。复活节前的四十天是东正教徒的斋期。在此期间，教徒们必须素食守戒。

中国的俄罗斯族对婚姻问题十分重视。男女青年往往互相认识，有过较多的接触，或者经过一个时期的恋爱，然后由男方的家长出面，在面包上放一撮盐，请媒人送到女家去求婚，如果姑娘不接面包，就是表示拒绝；如果姑娘接过面包，并且亲手将它切开，就是表示同意。一旦姑娘答应婚事以后，双方的家长就要共同商定婚期，忙于准备嫁娶。迎亲之日，男家将马车、雪橇、拖拉机或汽车用红绸彩带装饰一新，载着新郎和亲友，拉着手风琴，纵情歌唱，热热闹闹地来到女家。女家按照传统的习惯，将新郎和亲友拒之门外。新郎必须向女家亲友散发红包（见面礼），才得进门。然后双方亲友边歌边舞，迎新郎新娘入座，略进茶点，即送新郎新娘上路。解放前和解放初，新郎新娘还要到教堂里去举行证婚仪式，新娘身穿白色礼服，头戴桂冠，与新郎一起，站在圣像前，由牧师向新郎新娘询问他们的结婚是否出于自愿？能否永远忠诚地相爱？当新郎和新娘都作出肯定的答复后，双方即交换表示爱情的信物（戒指），牧师进行祈祷，新婚夫妇向神像行礼，证婚仪式即告结束。近二三十年来，宗教观念虽日渐淡薄，但在教堂中证婚的仪式有时还在举行。证婚仪式结束后，迎亲队伍簇拥着新郎新娘，来到男家，举行简单的婚礼，即开始宴请亲友，然后举行舞会。晚上则按汉族的习惯，总要闹一闹新房。

由于婚姻双方的家长受东正教的影响较深（东正教是禁止

离婚的)，对子女的亲事要求严肃；又由于新郎新娘在婚前互相有所了解，感情基础较好，组成的家庭都比较美满和稳固，很少有离异的现象。

解放前，中国的俄罗斯族生了孩子，都要抱到教堂中去举行洗礼，由神父为孩子祈祷，用圣水将孩子冲洗三次，然后取一个“教名”。解放后，举行洗礼的人不断减少，十年动乱时期已经绝迹。近两年落实民族政策，宣传信教自由，在乌鲁木齐重建了东正教堂，又有部分中国俄罗斯族去教堂为初生的孩子举行洗礼了。

中国的俄罗斯族人死后，即须沐浴全身，穿戴整齐，然后在尸身旁点燃蜡烛，让亲友们向死者告别。停尸三日后入殓，棺木暂不钉棺盖，用白布带系好，然后由年轻力壮的亲友抬往墓地，在那里让送葬的亲友向遗体作最后的告别，随即钉好棺盖，埋入墓穴。葬式为头东脚西，面对日出的方向。墓上树立十字架，上刻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埋葬后，亲人定期举行悼念的仪式。从前死者子女都要穿丧服，守长孝。今天都改为臂缠黑纱，以志哀悼，不再穿丧服守孝了。

中国的俄罗斯族文化素质较高。解放以前，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城镇中，都办有俄罗斯族的中小学，用俄语授课，采用苏联的课本，因此，在老年人中，俄罗斯文化的熏染是比较深的。解放以后，随着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由于许多俄罗斯族返回苏联，俄罗斯族家长将子女送进汉族学校上学，原来的俄罗斯学校也往往改用汉语授课，因此，中国俄罗斯族的青壮年都接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由于年迈的老人经常给幼小的儿孙讲述俄罗斯的民间故事和寓言，吟唱俄罗斯古诗和民歌，教跳俄罗斯民间舞蹈，俄罗斯文化对中国俄罗斯族的青少年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近年在伊宁市重新开办了俄罗斯学

校，为提高当地中国俄罗斯族的文化水平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中国俄罗斯族人能歌善舞。手风琴是他们的主要乐器，其次是小提琴、吉它和钢琴。每逢喜庆之日，或者亲友相聚之时，他们就拉起手风琴，唱起歌，跳起舞来。俄罗斯妇女的头巾舞，男子的赶马车舞，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俄罗斯族青年爱跳的踢踏舞，步调矫健，节拍显著，情绪轻快，舞姿优雅，远胜今日流行的迪斯科，值得大力发扬和推广。

第二章 俄罗斯族迁居我国的经过

第一节 清初迁居我国东北地区 和北京的俄罗斯族人

十五世纪后半期，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逐渐合并了许多分裂割据的公国，开始兴盛起来。公元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在俄国确立了军事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为了掠夺更多的土地，奴役更多的人民，沙皇俄国（以下简称“沙俄”）大肆向外扩张。一五八二年，沙俄攻占西伯利亚汗国，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并继续向东进军。十七世纪前半期，沙俄对我国黑龙江地区出产的粮食、貂皮和地下宝藏垂涎三尺，不断派兵进行侵扰，开始与新建的清朝发生关系。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俄罗斯为“罗刹”，这是俄罗斯族祖先罗斯（Росы）部族的同音异译。

顺治元年（一六四四年），一股流窜于黑龙江地区的沙俄侵略军为清兵和当地各族人民击败，伍朗格里等人被俘。他们情愿归降，被清政府送往北京，编入八旗，成为佐领属下的兵丁。

顺治七年（一六五〇年），沙俄侵略军在哈巴罗夫的率领下，侵占了我国达斡尔族人在黑龙江北建立的雅克萨城。顺治

十五年（一六五八年），清兵大败沙俄侵略者，收复并平毁了雅克萨城。康熙四年（一六六五年），沙俄侵略军重新窃据雅克萨，修筑堡垒，移民三百余人，开展垦殖。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年），伊凡等士兵和居民不堪忍受沙皇的残暴统治，投奔清朝，也被安置在北京。

这些归顺清朝的俄罗斯人，曾被多次派往前线，在黑龙江将军和宁古塔将军的统率下，与沙俄侵略军开展斗争，屡立功勋。伊蕃等人还被清朝授予“骁骑校”的军职。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一批沙俄士兵在军官梅勒尼的率领下，分乘六只木船，沿黑龙江顺流而下，进行侵扰。当他们行至精奇里江口时，被清兵截获，经过清兵招谕，其中有三十一人情愿归顺清朝。康熙皇帝指令将他们送到北京，加以安置，其中吉里郭礼、鄂佛那西、马克西木等人还被赏给七品官衔。

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年），清朝派兵一千五百名，在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征讨雅克萨周围的沙俄侵略者，屡获胜利。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军派伊蕃等人进入俄罗斯移民的住地，招谕米哈伊洛等二十一人归顺清朝。同年五月，沙皇任命阿列克塞·多尔布辛为雅克萨地区的俄军统领，增兵抢修雅克萨城，准备大举入侵我国。次年春天，清朝为了拔除这个侵略据点，派遣都统彭春率兵两千北征。六月底，清军包围雅克萨城。经过两天猛攻，火炮轰塌城垣，阿列克塞·多尔布辛被迫投降。清政府采取宽大政策，允许沙俄侵略军携带武器和行李回国。其中以巴什里为首的四十人不肯回国，情愿归顺清朝。康熙皇帝也特许这两批俄罗斯人迁居北京。

截止公元一八八五年，归顺清朝的俄罗斯人被安置在北京的，已经接近一百人。康熙皇帝见他们态度真诚，多次在反对

沙俄侵略的战争中立功，十分高兴，破例优待。为了能使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依，特设俄罗斯佐领，将他们编入镶黄旗，归满营都统管辖，按八旗士兵一样对待，集中居住在北京东直门内的胡家圈胡同里。第一任俄罗斯佐领，即是最早归顺清朝的伍朗格里。

俄罗斯族兵丁和八旗兵丁一样享受俸禄，成丁的月例为三两银子，未成丁的男孩减半，每年按四季发给禄米。男孩到了一定年龄，必须练习骑马射箭，通过考试，合格者才能正式成为俄罗斯佐领属下的兵丁，领取全份禄米。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统治结束，俄罗斯人的俸禄被裁撤，他们才开始各谋生路，自食其力。

迁居北京的俄罗斯族仍然信仰东正教，世代相传，三百年不变。他们有自己的教堂，按时聚会，举行礼拜，诵圣诗，唱圣歌，做祈祷。他们的教会直属俄国教廷管辖。由于东正教的经典是用俄文写成的，诵圣诗、唱圣歌都用俄语，所以，北京的中国俄罗斯族老人都懂得俄语，有些人也会使用俄文。

因为迁居中国的年代已久，长期与汉族通婚，北京的中国俄罗斯族人大都接受了汉族文化和习俗，不但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多与汉族相同，而且连姓名也早已改成汉族的形式。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调查，解放后仍然居住在北京的中国俄罗斯族，共有罗、何、姚、杜、贺五姓，总计有二百人左右。由于人事调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开祖籍北京，移居哈尔滨、海拉尔、天津、内蒙古自治区等地。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北京的中国俄罗斯族仅有十八人。

第二节 早期迁居阿勒泰地区的俄罗斯族人

吉尔加克人是俄罗斯族的一支，因为信仰旧教，反对和

敌视俄国宗教改革后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教——东正教，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旧教徒”。直到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吉尔加克人备受沙皇政府和东正教廷的歧视和迫害。为了生存，他们有的逃进深山野林，有的迁居国外。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随着沙皇统治在西伯利亚地区的逐渐巩固，东正教廷的势力在这一带日益扩大，原来避居于阿尔泰山北部的旧教徒，再次面临东正教廷的迫害，开始逐渐向南迁徙，于是，一批吉尔加克人逃入我国新疆的阿勒泰地区。

根据民间的传说，吉尔加克人是在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年）前后移居我国的。拖儿带女的吉尔加克人选出代表，带着珍贵的礼物，去见阿勒泰地区的哈萨克族台吉喀喇乌斯满，请求给予他们一片避难之地。喀喇乌斯满允许他们在布尔津的红木、冲呼尔两地定居下来。吉尔加克人披荆斩棘，重建新居，通过辛勤劳动，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日益滋繁，因而又在喀纳斯和海留滩开辟了两个居民点。另有少数吉尔加克人则迁居塔城和伊犁的山区。

吉尔加克人的居民点都在深山密林中，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或畜牧业生产，养蜂、捕鱼和狩猎是他们极为重要的副业。他们种植大麦和苜蓿，饲养牛、马和羊，养蜂取蜜，捕猎貂鼠，采集松籽。由于他们秉性勤劳，又因为他们远离城镇，很少受官府的侵扰，既无捐税之忧，又无差役之苦，所以生活都比较富裕。

吉尔加克人虽然没有教堂和教会组织，但却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旧教教规的严格约束下过着刻板而又单调的生活。他们很少与外界往来，不欢迎任何访问者，更不许异教徒参加他们的宗教活动和大小聚会。为了能够读书写字，过宗教生活，吉尔加克人的村落都有自办的学校，但在学校中既不设男

女混合班，也不开音乐舞蹈课。吉尔加克人都是古板的清教徒，与其他能歌善舞的俄罗斯族人完全不同的是，吉尔加克人没有任何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结束。一九四九年新疆解放后，随着与外界联系的增多，政治生活的加强，宗教观念的削弱，那种落后、保守而又怪僻的特性，才逐渐有所改变。

据一九四三年统计，阿勒泰地区的布尔津县、哈巴河县，共有吉尔加克人二百九十五户，一千二百余人。解放后，绝大多数吉尔加克人先后迁居澳大利亚。

第三节 沙俄对新疆的侵略，贸易

圈内的俄罗斯族人

十九世纪前期，沙俄由于农奴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向外掠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的要求日益迫切。随着沙俄并吞中亚地区，新疆即成为沙俄的侵略对象。一八五一年八月，沙俄通过多次交涉，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终于打开了进入中国西部边疆的缺口。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沙俄可以在伊犁和塔城设立领事馆，建立贸易圈。贸易圈内的商人和货物，由俄国贸易官管束，中国官吏不得过问。沙俄领事和商人可以在贸易圈内自行盖房建屋，放牧牲畜。中国当地政府还为他们在附近专辟墓地。沙俄贸易圈实际上是外国租界的雏形。

沙俄利用贸易圈扩大对新疆的经济侵略的同时，还利用军事手段，不断对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我国西部边疆领土实行蚕食。沙俄的武装侵略，引起了我国边疆军民的愤慨和反抗。由于塔城贸易圈内的沙俄商人，在领事的怂恿下，霸占雅尔噶

图金矿。先后杀伤我国矿工二百余人，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塔城人民纵火焚毁了沙俄贸易圈。沙俄的侵略行径不但没有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利用这个事件，向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进行敲榨勒索。除了索取巨额赔偿之外，还获得了许多新的侵略权益：沙俄可以在贸易圈内驻扎武装卫队；贸易圈的范围不断扩展；通过划界谈判，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逼迫清政府拨地安置沙俄移民。于是，除贸易圈外，伊犁和塔城边境的乡村，也布满了沙俄移民聚居的侵略据点。

《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签订，因免税贸易而获得的高额利润，吸引了大批沙俄商人来华，其中许多人即是俄罗斯人。他们成群结队地进入伊犁和塔城，高价倾销沙俄的轻工业品，低价收购新疆的原料和土特产，大发其财。《章程》虽然明文规定，沙俄商人一旦贸易完毕，领事必须令其回国。可是，沙俄领事从未照章办事。他们不但允许沙俄商人携带家属和佣工长期居住在贸易圈里，而且纵容他们在贸易圈外开设商店，建立作坊，购置田产，开采矿藏。大批俄罗斯人就是在这时迁居贸易圈内外的。

一八七一年，沙俄乘新疆各族人民起义，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瘫痪之机，出兵侵占了伊犁，实施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实力，沙俄将大批俄罗斯人迁居伊犁，开展半军事性的垦殖。一八八二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我国虽然收回了伊犁，但是《条约》明文规定：“俄国在伊犁地方置有田地者，交收伊犁后，仍准照旧营业。”因此，沙俄军队退出伊犁后，仍有许多俄罗斯商人和移民留居在当地。

根据《中俄伊犁条约》的规定，沙俄在喀什和乌鲁木齐增设了领事馆，大批沙俄商人和移民又流入这两个地区。沙俄在乌鲁木齐也设立了大规模的贸易圈。喀什虽因清政府拒绝，沙

俄未能设立贸易圈，但是散居在这里的沙俄商人和移民也不少。

关于伊犁、塔城、乌鲁木齐贸易圈内外的情况，十九世纪末期曾在新疆任过十年领事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曾经作过这样详细和确实的记载：“早在俄国占领伊犁时期，在伊犁就有很多俄国商人居住。他们许多人在各城区有自己的房子和店铺，但多半是在靠近集市的地方。后来，中国人收回伊犁后，一部分商人回俄国去了，但还有不少人留了下来。这样，在伊犁刚设立领事馆的时候，那里的俄国侨民区的规模就已相当可观了。”“贸易圈就仿佛是俄国本土的一角，在那儿居住的是俄国臣民，行使的只是俄国的法律，遵循的是俄国的规矩。占有单独划开的地区来建立俄国侨民区的权利，是在伊犁条约（按：指《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中就规定的了。在这一条约订立后不久，立即就在伊犁和塔城建立了侨民区，修了房子、店铺，在塔城甚至还修了附设于领事馆的教堂。”“乌鲁木齐的贸易圈座落在该城的东南部，在河岸边的高地上。贸易圈无论就房屋数量或侨民人数来说，都是不多的。但是却安排得很好，因为贸易圈是按照领事的规划和指示修建的。”

贸易圈在俄罗斯族移居中国时的作用，是值得重视的。“俄国侨民无论是在过去或现在，都一直想方设法尽量住到一起。”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的这两句话，是一切俄国侨民心理的写照。因此，从俄国商人进入中国时起，直到解放以后，过去的贸易圈及其周围，譬如乌鲁木齐二道桥以南所谓洋行一带、塔城的北城区，始终是俄罗斯族人的聚居地。

俄罗斯族移民在新疆多购有土地和房产，十月革命胜利后，返回苏联的人很少，他们大多留居中国，加入了中国的国

籍，并开始与汉族通婚。他们受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渐加深。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俄罗斯族人，多数即是他们的后裔。以乌鲁木齐贸易圈为例，据一九二一年新疆警察厅的调查，共有俄籍正户一百零一户，附户五百余户。其中正户必指俄罗斯族，附户则指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民族的沙俄商人。

“房屋数量和侨民人数”“都是不多的”。乌鲁木齐贸易圈，尚且有俄罗斯族一百零一户，那末，房屋数量和侨民人数很多的伊犁和塔城，俄罗斯族的户数必然是很可观的。

第四节 十月革命时期白军和俄国难民

流入新疆及其被安置的情况

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和国内反动派的无比仇恨。英、美、日等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唆使并支持白军将领高尔察克、邓尼金、科尔尼洛夫等发起武装暴动，占据了广大的产粮、产棉和产煤区，苏维埃政权处于危险之中。广大的苏联革命人民和红军在列宁的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击败国内外的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白军将领科尔尼洛夫被击毙，高尔察克被活捉，邓尼金狼狈逃窜，一股股溃败的白军在红军的奋勇追击下走投无路，只得裹胁大批难民或则退入外蒙古，或则退入新疆。

当时统治新疆的是富有政治经验的军阀杨增新。在处理溃逃新疆的白军及其裹胁的难民时，他的态度是十分慎重的。对于难民，他发给一定限量的救济粮，允许他们投奔亲友或自谋生路。对于白军，他劝谕他们交出武器，给予安置，争取遣返他们回国。